

經史百家雜鈔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第三册

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蕭望之傳

後漢書班超傳

臧洪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陳太邱碑

胡公碑銘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袁滿來墓碑

韓愈曹成王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尚書原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

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司動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

銘

女孥壙銘

贈太傅公行狀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毛穎傳

柳元襄陽承趙君墓誌銘

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

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銘誌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帥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瀧岡阡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

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大君黃氏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孝傳

卷二十二

敘記之屬一

書金滕

顧命

左傳魯長勺之戰

秦晉韓之戰

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楚城濮之戰

秦晉殽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鞏之戰

晉楚鄆陵之戰

晉入齊平陰之戰

宋之盟

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叔孫穆子之難

楚靈王乾谿之難

吳楚雞父之戰

魯昭公乾侯之難

吳楚柏舉之戰

晉鄭鐵之戰

齊魯清之戰

白公之難

卷二十三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諸葛恪之難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劉裕伐南燕之役

韋叡救鍾離之役

高僧沙苑之戰

宇文泰北邙之戰

韋孝寬之守玉壁

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韓愈平淮西碑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周禮大司樂

大司馬

職方氏

大司寇

儀禮士冠禮

士相見禮

覲禮

禮記祭法

投壺

史記天官書

禘封書

平準書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

唐書兵志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序越州鑑湖圖

卷二十六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周禮梓人

匠人

輪人

輿人

輅人

矢人

漢修西嶽廟記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王延壽桐柏廟碑

王粲荊州文學記

晉造戾陵遏記

韓愈藍田縣承廳壁記

郟州溪堂詩

畫記

南海神廟碑

汴州東水門記

虜州孔子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錡潭記

鈞錡潭西小邱記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第三册

遊黃溪記

永州葺石亭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零陵三亭記

序飲

序棊

范仲淹岳陽樓記

歐陽修^世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鎭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齊州二堂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芝園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蘇軾表忠觀碑

超然臺記

石鐘山記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歸有光項脊軒記

姚鼐儀鄭堂記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湘鄉曾國藩纂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一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祁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

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雖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本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殤。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以上王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

合肥李鴻章校彙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去焉。承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與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為涪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豐，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涪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從奴客往，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涪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肆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光寢其奏。後光弟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涪城立其祠。（以上為涪城令寃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遭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百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承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

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適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帥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為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夏自言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擗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車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上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後其事，奏

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爲城口。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帥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以上廷辱張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做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內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對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酒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尙書，繫梁春秋，爲

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輶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救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者不及，從諫者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聞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守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

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師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祭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餽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遭害鵠，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其甚。羣臣皆承順上指，

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抑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拜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帥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無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以上疏請進賢求言，譏切王氏。）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食也。故願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

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寤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葬人所以自葬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妣性平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入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疏請封仲尼子孫)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

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邱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以上終敘漢封仲尼子孫爲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高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翼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讎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敏之義，著於吳章。為今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 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皆見手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至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廡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願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以上徵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馮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

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問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開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愛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

朔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并。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堯虜以破，來春長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

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羣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臯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臯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強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雖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貳，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更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帥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

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三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孫廢昏。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堂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諒足以動諸侯，言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講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輔匈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非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

不在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不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並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曰：「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嘗靡有後言。」以上因繇延壽之劾奏而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伐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窺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崩，太子嬰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害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以上受遺輔元帝，與高顯恭三人相忤。）望之堪

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卡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泉，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浚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顛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人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幽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以行污濊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政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對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夫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

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堯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帥傳，訊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堯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以上因鄭華誣語告下獄免官。）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望之子散騎中郎俊，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譴誣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禮，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帥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辜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韜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

藥來，無久留我死。」竟欲鳩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畫食，上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因子俊訟前事，下獄自裁。）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俊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命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我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且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郿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了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軍，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

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晉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晉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士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陣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曾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無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

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永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

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進納子爲質。（以上破虜使於鄯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其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私禮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撫于寘王）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夫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遣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虜輜，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

其不意，皆驚懼奔走。虜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果，復留疏勒）超欲因此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蹇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感，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屬國，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

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屨。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意頗可通。意頗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開也。兵可不費中國，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廟，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以上具疏請兵平西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會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

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以上招慰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咬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遣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借兵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詢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以上殺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賓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邱寅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

域。(以上破龜茲等降莎車王)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符拔獸名似麟無角為番神獸)師子即(師)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堅守拒退月氏兵)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略一結束)六年秋超遂脅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則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

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廣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人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以上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懲邊氓懼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實以西超踰葱嶺迨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我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驩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功封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蔡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

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兒，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陸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警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超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

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以上疏請還朝。）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痛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諉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敏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追敘交代事並及子孫）。

後漢書臧洪傳（三國志洪傳載洪答陳琳書詞稍繁冗，後漢書刪節甚當，故錄之）。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曼爲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臧曼。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邱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伉，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醜，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窮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伉，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都股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祭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以上爲青州刺史。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以上未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警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不冀遙付漏心，鄙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斗，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幃，感故友之周旋，撫弦

擗矣，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
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
被侵，郡將邁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
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
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
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
罪？復見斫刺，劉子瑣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
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廢下，不蒙黜除。慕進者蒙榮，違
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鑿戒前人，守死窮
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
惑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
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
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資。匡困
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裁俱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
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
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
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
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

外，賊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賊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
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問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
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
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救，洪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
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
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賣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
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
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
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
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
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
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
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救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
（以上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
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
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
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空復爾爲？」容
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

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沉偏城既危，曹袁方移，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捐之帥，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襲，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曾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盈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從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承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酒酣，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觀時變，自以為西，相可也。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才不知所任，故國危

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儒，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頤治，文氏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以上劉表歸曹公）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闡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節。（以上以典章文學見任。）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瑒為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

禍琳避世冀州袁紹使與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
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瑋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
曹洪欲使掌書記瑋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瑋爲司空軍謀祭酒
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瑋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瑋爲倉曹掾瑋
植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瑋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
學植以不敬被刑刑竟置吏咸著文賦數十節瑋以十七年卒幹
琳瑋植二十二年卒（以上因桀而兼敘徐陳阮應劉略仿孟子
荀卿列傳之例）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
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
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若
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
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
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
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
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昔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
之書）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
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合曹植乃爲七人
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邯鄲淳至荀綽七人不得與王符陳
阮應劉六人並列也）瑋弟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

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瑋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
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
老莊而尙奇俠任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
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
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
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敘邯鄲淳至吳
質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
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爲襄陽所署豫章太
守元將亮及亮弟汝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
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
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州徐庶元直與
亮友善謂爲信然（以上亮微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
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
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

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以上隆中答先主之問。）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以上荊州破後，隨先主奔夏口。）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若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一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上

說孫權并力拒曹）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

亮爲軍師中郎將督峽陵桂陽辰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上鎮荊州平成都）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翼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位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輔幼主）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

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以上和吳平南）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懼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掃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一（以上北伐，上出師表。）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一（以上街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猷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

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一（以上三出師破王雙、郭淮、張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王對於渭南。亭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遺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一（以上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一（以上卒軍中。）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垂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

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調
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
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
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
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
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
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
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
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
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
人異焉。遭漢末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
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
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
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
求援吳。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
以助備備。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

錄尚書事。及備殞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
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
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
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
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變其武。然亮才於治戎
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如眾
寡不作，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
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
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
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
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
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
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
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
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
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
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
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
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以上陳壽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年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山，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敘亮子孫著一家忠節。）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精選至尚書僕射，

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中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瞻並及董樊。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今作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一颯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以上學行高遠）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講童蒙賴焉用祛其蔽（以上多士翕附）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甯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 傳誌下一

合肥李鴻章校彙

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垂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嘗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擗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敦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驥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

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

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終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

陳公，每在衰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踰，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

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擲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

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憇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

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斂。」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

作誄曰：——

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

遺官屬掾吏，前夜赴會，刊石作銘。府承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

南尹仲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已絕，來者莫問。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吹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

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

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

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

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淵，敷和均闢。石王府以充途，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

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

已致位就。復拜司空，敷士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為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

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造遂致位。又拜太常，遭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

主革正，幸臣誅弊。引公為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闕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

驥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瘖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纒親在堂，朝夕定省。

不違子道，勞無凡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容實，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且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不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昭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歎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淑哲，思心粹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倚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邕太傳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觀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繆

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授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尙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尙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尙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調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崇衮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甯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不列，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

羅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變雅，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毳服艾輔。駱車駢駟，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目哲，保身遺則。同軌且爽，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絳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兖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細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違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擢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侑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終。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饜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為義細，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嬖儂，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

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網繼，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活。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躋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接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躋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葉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甯。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準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欲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不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疇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遯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樂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烈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僉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

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巍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素鋼君懼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繫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任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謚茲明哲，允迪德馨。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濁之不濁，涅之不污。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鮪是慕。榮貧安賤，不悛窮迕。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馨存，休聲載路。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鄙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臍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以上奉母走蜀，君一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劔，於

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饋，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徒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溫州。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嗜娼，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慮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良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孤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乘部輿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曾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喪母三事。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袁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贏越之法。搏力秦兵法，句卒越兵法。曹誅五界。曹誅收誅一伍，五界勝賞一伍。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嶧鋒蔡山，踏之，剗斬之黃梅，大羆長平鑿，廣濟，掀斬春，撤斬水，接黃岡，築漢陽。行毗，汊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謫隋光化，枯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

整，可實不變。田之果殺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相。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於帥荆襄事，略之。）王始政於溫，終亂於襄。恆平物估賤，鈔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羣將，慎將，錫將，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以上總敘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河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岑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猷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子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厥厥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子，其

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帥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以上敘弔賻雜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齋，滿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矚目鍊心，力迎縷解，鉤章棘句，招擢胃腎，神施鬼設，聞見層出。唯其大瓠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以上敘其人與詩。）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濟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以上科第官階。）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園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賻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以上死葬私諡。）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補敘孟簡)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狀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以上箠作之多。生而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願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袁南方澗，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縣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絳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上居家居官。紹述諱宗帥，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將帥策上第以進。以上家世。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以上知音。紹述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矣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繁。既極乃通，發紹

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躡。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因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肅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釣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園，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會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峴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及家世。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數曰：「吾以爾齷齪，一女憐之必

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姬：「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囑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薏州永城尉姚伍，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閫。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轆轤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出門罵衆曰：「汝

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帥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鳴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遇害。）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耶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襟，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飭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雉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祖某，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舉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美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家世。）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耻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姓，以國氏。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

人魁偉沈毅，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鎮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亳、潁、泗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遊宴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老諸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敘許公所以得鎮汴）當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滑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勇沒，互亂於汴者，吾苗裔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摘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鏞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卅有一年，莫敢有讎，嗷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帥古詐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護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

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虜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郟）少誠以牛皮糝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拒蔡拒郟）田宏正之聞魏博李帥遣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護，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帥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帥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郟部既平（以上平郟）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畧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統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以上入京）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

疾不能動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嵩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卹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係紹宗爲主後（以上歸里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史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總敘帥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虜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涓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以上子弟同秉節鉞）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人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車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得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敘瑣事）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綱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礫其臬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攔攔盜連爲羣唯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睨胸左顧失視右顧而聽蔡先鄆釁三年而墟檣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

留其討不遺許公預爲其齊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譏與同蕃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嘗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飲揖起趨去無敢蘭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師請與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自京兆司錄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質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旆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

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道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叩謹爲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喋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刺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不大適，即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南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帥。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以上卒葬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書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緻，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

正字，備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皇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數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帥。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仰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詭強笑譜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負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問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頌以柳易播。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章穎其力，葬子厚於萬之墓者，舅弟盧遵，深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淮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清邊郡王揚燕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南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以上家世。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

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誑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以上辭親從君。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歷八年，帥帥納我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綸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實五百戶終焉。以上歷敘功績官階。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以上總敘其賢。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以上敘家事。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

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守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宏邱公翳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淖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以上先世。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諡文公。以上略敘文公晚節諡法。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詳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尙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入，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僉推爲鉅人長德。以上歷官京師。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

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師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寬便。以上爲宰相，及在山南，河南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以上卒葬。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顯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顯，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顯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諡之。」顯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以上節敘數大事。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瓌，縵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虞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途以稅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忠感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帥之流，連六官，出入屏幃，無黨無譽，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之知，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三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亂賜食與衣。召二子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鍾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萬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 傳誌下一

梁水令贈工部尚書（以上先世）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甚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處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處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以上總敘歷官及卒葬。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賢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以上科名。）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羸歸東都。從史卒，收死，公不以覺，避去爲賢告人。（以上佐昭義軍。）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蠶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肯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悒悒，得帥之道。（以上爲府佐，郎官，守令，司業，各得其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席，輩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靈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

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躐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天子三人(以上兄弟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聖愕旋河轉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交於幽刻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馨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以上先世)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播耳染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君領湖南表公為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曹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曹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曹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外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以上歷官)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獍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在容

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以上經略容桂)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處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開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以上先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處以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卒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

箏、飲酒舞歌、誦調、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歡者。豈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以上性情治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瓌。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佐三府治、藹厥躋。郎官郡守、愈著白、澗然渾樸、絕瑕譎、甲子一終、反玄宅。

韓愈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發州蘇州刺史。（以上歷官中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承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六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

二十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巧漁利、奪編民之產。在著四年、數其官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以上服闋後、爲中書舍人、江西觀察）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以上卒葬）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發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以上歷官賢聲）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以上總敘治行文學）曾祖諱玄曠、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洞、初、進士及弟、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塔劉仁帥、高陵令。次女塔李、行修、尙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又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

方，與其友處，顧若婦女。何德之光，慕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

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

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

右散騎常侍。以上先世。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事遲不戲，恆

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

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

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

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為環檄李納，指摘切劘，納悔恐，動心。恆魏皆

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甯陵

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

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以

上從楊琳曲環。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

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為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

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

命詣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

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

許軍司馬。以上守陳州為陳州刺史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更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

『妾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

桑交跡，更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以上為

陳州節度。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

其地，防穿不補，浚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即

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且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

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救無暇行。至則

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

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澶州大

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以

上得罪還京，及卒葬。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

夫人鄆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繼學於樊宗師。

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為淮南軍衙門將。次

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

（以上妻子）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

慶。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廣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

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而頸發赤，抑首伏氣不

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

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則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

不得爲此。從史常聲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遷引從事容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以上強諫盧從史而還洛）會宰相李公瓚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固舍我而從人耶？」卽譖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郊。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孔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川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洛陽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尙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以上爲盧從史所誣奏得罪以死）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進舉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奉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以上敘歷官，至佐昭義軍，著所以事盧從史之由）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

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嗣，從卜人言不嗣。君母兄歿，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戰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以上祖父妻子）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彥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以上先世）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允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以上出處仕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以上妻子卒葬）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類，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善，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烏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烏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烏虜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愈加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 士句卒。其寮太原郭 伯實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

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以上明二經及死時事。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軻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以上在太學之久。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憺，亳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原

齋郎。(以上祖父妻子)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譽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雜，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銘

有女奴奴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怨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允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死於是耶。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以上述張劉氏語。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讓，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去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以上科第官階)元和四年

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斬州司馬。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沐也。（以上卒葬祖父妻子。）是爲銘——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承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家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姆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賸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附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承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

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涉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嬖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

葬有銘，壹森是攸。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變，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能配其賢，殁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附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塔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儉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榮榮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閨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甯。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誰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愈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瘳，痛與其父

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蹙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孥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孥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甯！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會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以上科第，歷官）。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瀚如回紇立可敦（回紇后曰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灑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瀚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饒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費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

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以上朝使回紇）。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以上再鼓譟官出兵破朱滔）。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

與宋混。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以上說李懷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皆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聽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而言曰：「攝中書令臣某，頓首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以上爲宰相。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上以東都留守，授節度汴州之任。汴州

自大將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甯代之。敗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蓋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章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罔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譁，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濠代之，及鞏、開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以上速入汴州，不以兵衛。初，玄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暮於公庭，撫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以上罷庭廡弓劍之士。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

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以上治汴僚佐效驗。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闢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不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以上薨汴。）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詔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隨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澗，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澗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遺德及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

不與俗為事，樂弛置自便。父中承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途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賞。我聞南方多承銀丹砂，雜他奇藥，糶為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隄南出，藥書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日，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拂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翼。至南海，未竟死。幾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耐先塋，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傲精神。以奔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韓愈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矣，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闕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洋，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而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鄴同在南省，數與相見。鄴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鄴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以上，敘其致仕。）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以上，敘官階而及華州刺史政蹟。）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嵩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審船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閩貨之燕，犀珠磊落，繭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巖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

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命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巖然，嗣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以上，敘南節度任內，善政六事。）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遷孺，灑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載戢戢，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自湖戢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以上，先世及妻子兄弟）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

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譴諱，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是大理。其葬曰：窆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錫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讎，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如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郭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

鵠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策之，得盧，與八文之兆策者賀曰：「今日

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獨取其鬚，簡臍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督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疆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奏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以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

之家，趙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趙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兒，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此爲韓公僅有之滑稽作毛穎筆也。）

柳宗元襄陽承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微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詭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髻，其得實因七日後之，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承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纜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 鞏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 源氏先沒而附之，矜之父曰漸，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凱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爾也，信也，纜之有朱其緋，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福宜是與。

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老，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彙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諱監書贊時為太傅。考諱堦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以上先世及孤寒科第）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己大節）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以上諫章獻太后楊太妃郭皇后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

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承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環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開。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部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築營田，復承平，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不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器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詞。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

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鄰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西夏。）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不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以上與呂公復合。）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嘗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以上參知政事。）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鄜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願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以上再出帥陝，并守四州。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椒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愈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罕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帥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

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帥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帥。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廷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

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帥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賈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閑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帥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帥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任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一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諛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以上渾泉其志事言論及其死後奇禍）先生世爲農

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救，罷不召秩，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塋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

（以上敘科第，至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帥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以上慶曆聖德詩）先生自開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帥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遠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

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以上著述及教人風旨）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餘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將葬，其子帥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餘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

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行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敬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以上著其絕學高風。）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

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有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

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以上仕止）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

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廣泉鄉之北扈原。（以上卒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

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以上專表其有功春秋。）先生一子大年，

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率卑習，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燧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

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以上狀其性情器識。）其會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

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內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以上先世及歷官卒日。）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

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洙知滄州，杖

一卒不服，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洙論直，得

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以上在官事蹟）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帥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以上感憤卒葬）嗚呼！帥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以上與帥魯互勘，與篇首相應）銘曰：

有韞手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尹帥魯墓誌銘

帥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帥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帥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帥魯者，未必盡知之。帥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

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以上志節、文學）帥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鄴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帥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邠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甲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帥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帥魯亦徙通判瀘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上歷官）帥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其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帥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帥魯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盡知之也。（以上論兵材略）初，帥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更至京師，上書訟帥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以上貶官、病卒）帥

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帥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以上兄弟、妻子）余與帥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以上病及卒葬。）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漸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巧怪，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澁而狹陋。

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以上工詩。）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以上仕宦遇合。）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堉，曰垺，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太適廟齋郎薛通，次尚幼。（以上先世子女。）聖俞學長於毛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以上敘其著作而歸重於詩。）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

聲震遠渾，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以上敘其妻先求集序，後求墓銘。）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著，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鳴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以上先世官階。）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願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

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以上得罪之由。）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詩歌。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以上罷官後著作文字。）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尙幼。（以上病卒家屬。）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乎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隳。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溫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以永垂。

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以上渾舉其氣節材略。）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晏然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甯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甯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以上官階。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遼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以上兩言大事後皆稍見用。）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慮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

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清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以上因論兵而述其外貌，有不能盡其心迹者三事。）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甯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少有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

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汝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以上太夫人述崇公之盛德遺訓。）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以上崇公科第官階卒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日彭城三郡太君。自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

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以上太夫人盛德遺訓。）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襲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以上自敘祿位親得爵封。）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旣，俾知夫小子修之德，雖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以上著立表之意。）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讒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以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與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

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

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穎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傳其壽。早卒，壽又娶其長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遊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敍銘赴其葬。以上敍作銘之由。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遊，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猶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以上敍歷官至端州失守免一官。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

謂為不宜。(以上再敘)又坐前事論貶。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罵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前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以上卒葬)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以上先世子女)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此新宮。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的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瘁，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及，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愜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

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黜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可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宋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附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駭。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

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攝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以上直隸陽公之嶽）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即聚謀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以上還延州卒，不令再戍。）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死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嘗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以上縱民兵之亡者得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以上治坊州惠及里正。）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祚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曾、釋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

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甯鄉馬坊村。（以上官階先世，妻子卒葬。）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問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柱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公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蚤卒，其二皆未嫁。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邪？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邪？銘曰：

蓄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鄉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安石會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甯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

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會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豚子慈，豚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後，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敦讓弗行，婦妾乘夫。趨爲充厲，勵之顯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勛之子，兗州

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以上先世。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以上諫爭大節三事。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以上歷官。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問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汚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

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以上再爲中丞再知鄆州之由兩事）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以上妻子卒葬）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以上甯州擊蛇）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輻。權彊所忌。讒詔所離。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邈。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承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

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以上科第官階）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語。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以上居官剛柔悉協）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以上卒葬。以子。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蓄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以上交誼。徵銘之由）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

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壑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王安石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間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甯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邇爲進士，子邇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邇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專躋其華。誅誅諸孫，其實其能。孰云其昌？其始萌芽。

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刳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神，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母高氏。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建，電。女一，適錢。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濱涇。（以上祖父妻子孫曾葬。）按歸氏出秦，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乃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以上敘其世譜屬之遠近。）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自茆在江海之端，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漑。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儻好，廉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願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以上力田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畷，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

及里父老幸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賦畝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海海植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以上敘農功爲國大計）銘曰：——

昔在顯項曰：惟我祖，繇蘇汝，穎燈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於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藜藿百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歸有光寒化葬誌

婢，魏孺人，賤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虎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嫁時，年十歲，垂髮，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羹李薺熟，婢之盥，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匪冉冉動，孺人又持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蘇巷村，以耕農爲業。通

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關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蒙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以上科甲及官南京吏部）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割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以上官江西司道，均南新二縣田稅）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懼。公慮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幸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甯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數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以上官山東臨清）會召還，即

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稜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附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郢龍飛慶雲宮殿多墮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以上官湖廣河南及巡撫湖廣事。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鼎樊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以上開府江陵督採湖廣川貴大木。然帝室紫宮舊制瓊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錦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第入烏蒙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迤西落洪班鳩井鎮中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

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筭人迹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探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團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悉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以上奏言採木已多而長巨尙不合所派之數請量材取用上尤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以上言木爲西工所奪又數次懇奏而後罷採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

「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密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甯，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以上錄其所奏採取之地。）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沔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阜，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以上數採木之艱。）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以上數李公之勤。）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而已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清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官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

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請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又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敍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以上補敍居官雜事。）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擊蹙顧諸婢曰：「吾爲

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干埭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敦尚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絲，入城則織繻，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蠟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室。棄物家無間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下中綬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傭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則哭，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人家。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學寢，便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獮，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姊，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錢，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饒錢，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循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誨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而黃面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錢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絳友愛無間。絳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絳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

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輓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裾廁牖，自澆灑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而液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

爲斬水令，將之。官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正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觀二公勿卜，將私爲卜，而禱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乃命于帝庭四句，言武王命于上帝，能定國安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諫也。氏王辟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近郊。）則罪人斯得。（周公辟位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以後，乃知其出於管蔡，故曰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勸王興師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鴟鴞之詩，尙未信公，但未未誚公耳。）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弃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

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矣。厲陳敎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逐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刃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一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辰綴衣，闢開南嚮，敷重葦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中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筵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略在賓階面，綴略在阼階面。先略在左，塾之前，次略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肥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斨，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纁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卡，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

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嚮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內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語，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寔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率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帥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帥鼓績，公

將馳之。蒯曰：「未可。」下視其轡，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轡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路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上秦伐晉之由。卜徒父策之，吉。涉河，侯車取。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敢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呼與人易，亂氣發憤，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以上慶鄭不孫之詞。）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

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意秦番，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韓簡視師。）壬戌，戰于韓原，晉伐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山驪御韓簡，虢射爲右，略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韓原戰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奉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鼂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以上獲晉侯後情事。）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實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侯之法。）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罔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賁，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賁，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賁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僇沓背憎，職競由人。」（以上惠公、韓簡追論昔年卜筮。）十月，晉陰飭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罔也。」曰：「必報讎甯事我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以上呂甥說秦伯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處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以上過衛。）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醜以戈逐子犯。（以上安齊。）及曹，曹共

上見頭項。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諫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卜之。（以上歸二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介之推避隱）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陘，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諂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以上薦賈箒子王之敗）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以上謀救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一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為右。（以上大蒐謀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以上因大蒐而追敘前事，兼及後效）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以上衛持兩章，欲附於晉）公子伋伋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以上魯持兩端，不敢成衛）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帥還焉。」曹人鬼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驪頭頡頏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驪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驪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頭頡以徇于師，立刑之僑以爲戎右。以上，晉帥破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帥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以上，晉謀激齊秦使來會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讎讎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以上，楚君欲退臣欲戰。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帥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離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以上，私許復曹衛以說三國。子玉怒，從晉師。晉帥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儉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負言，以充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濟，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以上，晉退三舍避楚。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鄧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濟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斃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上，晉君臣論戰事。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以上，子玉致師。晉車七百乘，韞韜鞅鞞，晉侯登有莘之廬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帥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帥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帥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以上城濮戰事正文。甲午至于衡雍。作

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鄧伯盟于衡雍。以上晉鄭盟。丁未。獻楚俘于王。駒介百乘。徒兵千。鄭伯

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略之服。戎略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瓊弓矢千。秬鬯一。盧。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以上獻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上踐土之盟。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藥。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

或為之。况瓊玉乎。足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

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以上子玉之死。

左傳秦晉殺之戰。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栝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臧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鋪資餼牽竭

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以上子玉之死。

左傳秦晉殺之戰。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栝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臧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鋪資餼牽竭

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烈之有其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壘臣，鸞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帥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晉楚鄭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傲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遂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澨，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傲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叩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黈入盟，子良出質。以上楚克鄭。夏六月，晉帥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土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以上晉救鄭諸將。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言聞用帥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終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羸、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靡前茅廬，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百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帥，遵養時晦，著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著昧以務烈所可也。」（以上桓子，士會不欲伐楚。）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帥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帥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彘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帥殆哉！周易有之，在帥之臨曰：「帥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旃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帥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帥，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以上

彘子先濟，晉帥皆濟。」楚子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帥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以上楚

君臣商，應否避晉。」晉帥在敖，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帥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帥驟勝而驕，其帥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帥爲承，楚帥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帥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帥叔楚之崇也。帥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帥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

欒子：「知季曰：原屏，晉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以上晉諸臣商對鄭使。）

楚少宰如晉帥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欒子以爲謚，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圖之迹於鄭。」無群敵，一羣臣

無所逃命。」（以上晉諸臣商對楚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帥。許伯曰：「吾聞致帥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帥者，左射以蒺，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帥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樂與於前，射擊麗龜。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奉壘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贖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以上楚人至晉致帥。）晉魏琦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帥，請致帥，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繁澤。見六壘射一壘，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聊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帥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琦皆命而往。（以上晉人如楚致帥。）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鄰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帥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帥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以上晉諸帥號令不一。）潘黨既逐魏琦，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棄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帥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馳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一殲之也。」遂疾進帥，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帥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騫居告唐惠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帥，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帥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以上戰事正文。中軍下軍敗，上軍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恭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衛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羆囚知薈，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蒺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

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黶，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帥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以上雜敘戰時細事五端。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一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晉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以上楚不築京觀。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石。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一（以上追敘鄭之宵人）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帥歸，桓子請

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以上晉不殺桓子。

左傳齊晉鞍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帥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帥伐人，遇其帥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帥，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帥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縷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以上齊衛新築之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主皆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帥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帥伐人，遇其帥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帥，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帥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縷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以上齊衛新築之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主皆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

軍，藥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咸宣叔逆晉帥，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以上魯衛乞籬帥伐齊。）師從齊帥于莘。六月壬申，帥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其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隄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曠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以上齊帥之驕。）癸酉，帥陳于鞍。邾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戩，豈敢言病乎？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收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以上合戰時中軍之勇。）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邾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惑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旣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饜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棖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以上韓厥獲逢丑父。）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帥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帥，衛帥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帥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窮。（以上齊侯返國。）晉帥從齊帥入自邱與，擊馬陘，齊擬使賓媚人賂以紀獻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祿。」一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蠶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或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箭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遺。」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帥辱於敵邑，不腆敵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帥者撓敗，吾子惠傲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敵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我必共，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以上晉許齊平）禽鄭曰：「師逆公，秋七月，晉帥及齊國佐盟于葵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晉帥于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鄆陵之戰

晉侯將伐鄆，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變佐之，卻綸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息居守，卻擊衛，遂如齊，皆乞

師焉。欒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以上晉師之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帥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不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密，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其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以上楚鄆諸臣料楚必敗）五月，楚圍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美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愚公不振，旅之役，先軫不反命，鄭之帥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矣。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以上范文子不欲戰）甲午晦，楚晨厲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耳進

曰「塞井夷蠶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閭，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鬥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下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焉，且墮上矣。曰：「將塞井夷蠶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仙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策之，史曰：「吉。其卦過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以上晉楚各料敵情。）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欒池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戰，晉侯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歸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擻公以出於淖。癸巳，潘魁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呂籒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籒。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韃章之跗注，君子也，認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濶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讎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病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欒。」乃內旂於轅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天。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帥蕪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壺。」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欒鍼見子重之旂，請曰：「楚人謂夫旂子重之廢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楚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以戰時維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孽會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問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盪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乃宵遁。（以上晉楚勝負未分，因子反醉而楚王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一。』楚帥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問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帥，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晉人齊平陰之戰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退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沈王而濟。（以上荀偃志伐齊。）冬十月，會

於魯齊，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萬人皆謂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問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綽丙寅晦，齊師夜遁。（以上齊畏晉虛聲而遁。）帥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山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邦。武趨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以上晉師追奔略地。）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維門之荻，執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門，左駿追還於東門中，以

枚數圍齊侯。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以上，晉攻齊城）。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爲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上諸侯許向戌弭兵之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民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以上宋享趙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光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國藩按：復，白也。上文云：復於趙孟，此當云復於子木，言字疑衍。）子木使駟謁諸

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誓子及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以上諸侯皆至）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衷甲。伯州犇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盟。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立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信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以上，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以上魯視宋衛）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以上晉楚爭先。）壬午，宋公享兼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盟。（以上重盟。）鄭伯享鄭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視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狀第之言，不論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以上鄭伯享趙孟。）宋左帥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於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帥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帥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以上向戌不賞。）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潰，大敗之。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聚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儂深目而顴，號之曰：「牛。」則余，乃勝之。且而

許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以上豎牛有寵。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困於邱蔣，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終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人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以上豎牛殺孟，遂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視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以上穆子餓死。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秀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奮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

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費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誑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授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告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以上杜洩忠於叔孫氏。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秀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鄰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拔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齒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以上昭子殺豎牛。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藍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佖，王孫牟，燮父，龔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愛不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收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鈞圭以爲鐵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三皇帝之典籍，及八卦九州之書。」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卒飽之心。』王揖而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乎？乾谿（以上子革折王之侈心）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濞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遷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消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章龜中，嬖（楚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怒事蔡公，故遷氏之族，及遷居許，陳蔡伯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以上四族及羣喪職者謀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帥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以上觀從朝吳挾蔡公，召子干子皙成軍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巳。」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綿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陳

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帥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劇。」帥及營梁而潰。（以上先定楚宮，次破散乾谿之師。）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帥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郢，辛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執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辛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以上靈王自乾谿歸郢中途縊死。）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子干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營。赦。以上子干子干死，平王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帥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致羣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繫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以上平王即位新政。）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卑，余必自取之。」民忠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嬭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唐王跨之，靈王射加焉。子干子干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門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以上埋璧之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羸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可忍，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幸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闞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以上叔向論子干不能得國。）」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

吳人伐州來，楚遷越帥師及諸侯之帥，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帥燭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晉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頗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帥燭師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帥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

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帥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頌曰：「吾君死矣！」帥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帥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箴。」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慮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以上公若以魯將逐季平子告宋）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帥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鸞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跖跖，公在乾侯，微褻與襦，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獨父喪勞，宋父以驢鸚鵡，鸚鵡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以上鸚鵡之兆）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如與饜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盪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詐於

公甫曰：「國與夜姑將要余。」祭嬭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國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門，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衆怨平子。）公若賦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費，公果公費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劾，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傲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池，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以上，公爲等謀逐季氏。）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手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謂曰：「君不察臣之舉，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罔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蕩蕩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

聽。郈孫曰：「必殺之。」（以上，公徒伐季氏。）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讓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讓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以上，孟孫叔孫救季氏。）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幕，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以上，公孫於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繾綣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以上，子家子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濟於其寢，使視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以上叔孫昭子將納公。）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榻榭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以上宋元公謀納公，不果而卒。）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翬鄱。鄱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以上追敘季臧相惡之由，卽此年秋，所敘爲魯於臧氏，而逃於季氏也。）二十六年夏，齊侯

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環，適齊。帥謂子猶之人，高齡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廩。高齡以錦示子，子猶欲之。齡曰：「魯人賈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晉，卒于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魯，君如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從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帥有濟也。君而纒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以上齊侯欲納公，因梁邱據受貨，而不親往。）使公子錕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帥。」許之，請納賈，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散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以上公子朝許降，以緩齊圍成之帥。）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于淵，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軻，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軻，登改駕，人以其爲讓，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登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力私也。」將充子，又叱之，亦叱之，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自晉，鬻鬢鬢，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充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充之。」林雍流爲顏，鳴石下，葬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

「視下鵝，苑子刺林雅斷其足，繫而乘於他車以歸。鵝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雅乘。』」以上季氏之徒與齊師戰，齊師兒戲，魯人致死力於季氏。二十七年秋，命于桓，令戊。且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仁，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上士鞅刺季氏之貨，不願納魯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子曰：「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以上魯君以鄆衆與孟孫季孫戰，不克。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以上齊侯饗公將見夫人，以狎公。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以上齊高張唁公卑君。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留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墜而死。公將爲之槨，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裏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帥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命晉荀欒子蒞，荀欒曰：「寡君使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祿冠麻衣，許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慝之不忍，而終身慝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欒以晉侯之命唁

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對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苟濼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帥，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以上季孫至乾侯，公爲衆所持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

「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

續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以上公之喪至自乾侯，子家及從公者皆出奔。）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翬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翬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以上葬昭公將溝其兆域。）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蔡爲沈故圍

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犇之。孫臏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阿。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以上司馬戌與子常定謀。）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以上子常爽約。）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帥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帥亂。吳帥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帥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鬥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雒。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

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以上楚師之敗。）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以上司馬戌之忠勇。）楚子涉雒，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鄆。鍾建負季華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鄆公辛之必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鬥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以上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過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鍾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以上隨人保楚。）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

饒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吞食上國，虐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以上申包胥乞秦師。）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士于沂，吳人獲，還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欲舊祀，豈懼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塘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鬪輿罷，鬪輿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以上吳師之敗。）楚子入于郢，初，門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亶涉其孳，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門

辛王孫由，于王孫，鬪鍾建門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門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華，季華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于城擊，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以上述楚多賢臣。）

左傳晉鄭鐵之戰：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絕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馴兵車先陳，罕馴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特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屬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闕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擊之，重詰之。御對曰：「活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訓誥，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牛在難，不皆治亂，使鞅討之。蒯賈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濕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衆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閻人與趙氏田，公孫射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餓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發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上也。」郵良曰：「我兩翻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翻皆絕。

左傳齊魯清之戰

十一年春，齊爲郟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以上，冉有與季氏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以上，冉有激孟氏使戰。退而蒐粟，孟孺子洵帥右師，顏羽御，酈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以下，部署戰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帥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論之。」如之，衆從之，帥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孺陳莊涉洵，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以上，右師敗，左師勝。）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酈洵。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洵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續。」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左傳白公之難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驪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驪焉，遂殺子木。（以上，白公仇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以上楚召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離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以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以上，白公仇子西。）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詔，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傾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以上，白公作亂。）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傲幸者，其求無鑿，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柩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頰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葉公歸難。）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敘記之屬二

酒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設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

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以上魯肅至荊州規變，見先主武侯。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

人曹劫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之曰：「必蹶上將軍。」曰：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耐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以上武侯至柴桑，說孫權。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万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謀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

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遲遲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以上吳主臣定議。）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市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能屈威

賊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以上先主見周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雖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去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以上周瑜大破操軍）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肅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遣肅兵。曹仁遣兵圍甘肅，肅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

「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糧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變，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辯，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請刑五歲。（以上爽之驕橫）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羅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皆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帥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

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卅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
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
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
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以上
懿之奸計）何晏聞平原管略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
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
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
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
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
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
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
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
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
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
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
邪？」舅大怒，以輅爲狂。（以上管輅之先見）太傅懿陰與其子
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
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
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
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

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
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憂。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
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
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
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
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洵洵，
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
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狂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
輒救主者及黃門令龔爽、義調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以上懿閉城門上奏，謀誅爽等）爽得懿奏事，不遁迫窘，不
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自歸罪。又使爽所信
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
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
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
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
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
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取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
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請將濟

曰「督養往矣」商曰「卿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翽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
○翽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
○翽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
○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
○翽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
○以上爽不聽桓範之計，免官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
○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尙尙書何晏，鄧騭，謚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膺，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謚軌，膺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
○以上爽等被誅。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有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
○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

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詳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
○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以上曹氏僚屬之賢。先是爽辟王沈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裁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以上羊祜令女之賢。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己也。
○選部郎劉陶，陶之子也，少

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以上何晏等敗徵）

通鑑諸葛恪之難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君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格，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

師曰：「善。」（以上虞松策備禦吳蜀之法。）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邱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曾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逆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溇陽。詔召相衡，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以上恪攻新城，無功而返。）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

吳起商鞅，殺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以上鄧艾料恪之敗。）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且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棟、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蔑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廡續孫堂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以上孫峻殺恪。）臨淮臧均

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鴻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漢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慳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擊掘研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以上臧均請收葬恪。）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瑾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嵩太守張疑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復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危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割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雖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探察！恪果以此敗。以上諸人料恪之敗。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一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秦主苻堅之弟）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靡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合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

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以上苻堅盛兵伐晉。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基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二千，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數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以上晉謀所以拒秦。）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鄆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湖。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夫洛湖二十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使白秦王堅

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羸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以上朱序輪情於晉。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湖，未至十里，梁成阻湖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秦。津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以上劉牢之初破秦軍。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湯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融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融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噤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

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襄，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煖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繇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以上秦軍大敗。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思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也。」垂觀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繁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

燕祚不從。(以上慕容不乘秦之危。)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所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恨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管，於是樂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瑯內史。

通鑑劉裕伐南燕之役

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鬬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且謂參佐曰：「吾聞一將門有將，一鎮惡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以上劉裕決計伐南燕)四月己巳，劉裕發中唐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以上劉裕料敵)南燕主超聞有晉帥，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

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麥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言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餓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妾苻徒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鑠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鑠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鑠下獄。乃擣苻梁父二成，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以上南燕君臣議戰守之策)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

遺瀛及譚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陶。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以上臨陶大捷。輕兵從間道克城。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鞏及約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綱乞帥於秦。赦桂林王鏡以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鏡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被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帥。」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尙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帆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

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靄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以上圍廣固。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遺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帥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詐等。右僕射韋華曰：「片變與一動。衆必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楡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興遣衛將軍姚弋仲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

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勳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帥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

城，城中人皆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以上韓範降裕，秦救不至。）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

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

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阨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

謝之，尙書令董誥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癸未，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

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尙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

奮鬪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

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以上破

廣固。）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阨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

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帥弔伐而盡阨之，使安所歸

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隙，送超詣建康斬之。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

梁天監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

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

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蔽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進之。俄而塹

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

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以上魏急攻鍾離。）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速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霖城

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士蒸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

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以上中山王英不肯退兵。）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

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帥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

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救曹景宗曰：「韋叡聊之，卿望宜善。微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帥必濟矣。」

景宗與魏領郡陽洲，魏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以上曹景宗章叔救鍾離）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叔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叔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叔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擊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帥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叔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叔不許。軍中驚，叔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以上梁軍屢捷）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叔各攻一橋，叔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二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叔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燬。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以上

焚浮橋大捷解圍）叔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澗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騾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叔，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叔徐擲得虜，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叔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叔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鬚，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以上東魏渡河伐西魏）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駱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

「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州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寵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以上宇文泰不肯還長安，迎敵於沙苑。秦遣弟昌縣公達奚武觀歡軍。武從三騎皆效，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以上達奚武偵敵情。歡聞秦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以上李弼謀於葦中背水置陳。）哺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獺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從之，東魏兵望見「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承和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

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善深入魏陳，魏人刺之，錫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革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輒跨蒙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戰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以上東魏之敗。）都督李穆曰：「高歡破磔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秦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已，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諄出爲北豫州刺

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與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與伏壯士執之。大同九年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見相。」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以上高仲密奔西魏召寇）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鎗，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灑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翼，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

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乃歸。言於勰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拔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齡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梁背，因以賜之。（以上東魏大破宇文泰於北邙山）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槩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槩刀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以上次日，東魏大敗）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子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

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

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秦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淵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以上東魏復大勝。）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西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懼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以上西魏增修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

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以上東魏不誅高仲密之黨。）

通鑑章孝寬之守玉壁。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章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衛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奮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之，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以上章孝寬之善守。）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城池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業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

孝寬手題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隊，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以上高歡苦攻無功而還。）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欒鎮車廂，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欒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章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王驤歸也，軍中訛言章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救勸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通鑑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興元元年二月，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過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以上李晟并劉德信之衆。）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

「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以上李懷光與李晟合軍，觀望不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失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鬥，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以上李晟與李懷光有隙，思移兵。）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救，尙結贊亦不進軍。（以上李懷光不肯召吐蕃兵。）陸贄自咸陽還，

上言：「賊汎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帥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著異端，何山起怨？」以上陸贄奏請李晟移軍，賜懷光手詔。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鄭坊節度使李建德，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帥徒，足以獨制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愬、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疊，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然其制

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執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德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圍不可以不速，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以上陸贄更請李建德、楊惠元移軍。）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德、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候旬時。」

通鑑斐皮李愬平蔡之役：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逐者，愬謂之曰：「天子知卿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驛坊步騎二千給之。
（以上李愬初至唐州。）丁酉，愬遣十將周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
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
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
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
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
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已亥，淮西行
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元琳擁三千之
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
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
良擒光洽以歸。（以上收降丁士良。）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
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
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
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
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乏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署行縣以處之，
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
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
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
衆不得前進，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
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處三千

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
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
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遺之。曰：「汝曹皆王人，勿
棄親戚。」衆皆感泣。（以上收降吳秀琳等。）官軍與淮西兵夾
灑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灑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
五千度灑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
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盡其將張伯良，
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
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
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以上諸軍度灑水屢捷。）吳元濟以蔡
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
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
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
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
城，吾舉烽火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
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
（以上董昌齡鄧懷金以鄆城降。）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
重質將驛軍守洞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李愬山河十將馮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
汶港二柵。癸卯，馮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
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

止李勣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以上破諸城柵）勣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勣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驍將，有勇略，守輿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勣召廂處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羈囚，多殺官軍，爭請殺之。勣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勣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勣。勣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牒者具言其事。勣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環勣。勣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徂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處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勣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以上厚待降將李祐）舊軍令舍賊牒者屠其家，勣除其令，使厚待之，讎反以情告勣。勣益知賊中虛實。乙酉，勣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勣獨歡然曰：「此吾計也。」

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說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以上吳元濟窮蹙朝廷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俱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以上裴度

自請視師。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發棧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聽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郟城爲治所。甲申，至郟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以上裴度駐郟城。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以上李愬攻吳房不取。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洞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郟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恃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

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棊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編約，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洞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鷲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洞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洞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遺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爲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城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發西，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

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以上李朝襲破蔡州。）已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洳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鞍韉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因受之。（以上裴度入蔡。）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以上李愬自明知略。）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禁，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一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

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場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以上功成後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潞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墮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帥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處將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帥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阡危知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帥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擊牙

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隱適去根莠不蕪相臣將
臣文恪武嫺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以上歷敘唐之先朝）睿聖
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
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
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
定致魏博貝衛漕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以上憲宗前此武功）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
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
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投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
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
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以上廷臣不願伐蔡）皇帝曰「惟天
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
無助」曰「光祿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脣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
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
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交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
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
曰「烈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
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
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

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
無憚大吏庚甲于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
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以上部署諸將相）顏脣
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
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
二千濶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
承相度至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脣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
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濶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幸已承
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帥還之日因其
食鳴蔡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
之斬元濟京師（以上平蔡戰功）冊功弘加侍中濶爲左僕射
帥山南東道顏脣皆加司空公武以駉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
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承相度帥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
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旣還奏羣
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
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帥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
夫耕不食如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
隸怠官事忘其舊（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時繼位願瞻
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

從。淮蔡不順，自以爲疆。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羗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以上憲宗與裴相同謀。）乃敕額胤、翹、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罄士飽而歌，馬騰於槽。猛之新城，賊遇敗逃。悉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以上破蔡。）額領蔡城，其壘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嬉，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吁而起，左殫右殫，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以上裴公惠政。）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以上蔡人知感。）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彙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禹敷土，隴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土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灑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綈。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

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錦賁，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上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純榦柏棗，礪砥磬丹，惟篋簠，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上土墳壘。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厥篚織纁，錫賁，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貉，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涇，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斁。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曾于渭，內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嶢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

于碣石于入海，西傾朱閤，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平衡于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于至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市至于孟津。東過洛水，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蟠冢導濠，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為澗，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邱北。東至于蒗，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湖，灑，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三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居禮人言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

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示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乃天神。凡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贓，車徒皆讎。徒乃弊，致禽，歸獸于郊，入獻禽以享蒸。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帥，則掌其戒令，置大卜，帥執事，置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賊事而賞罰。若帥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懜樂獻於社。若帥不功，則厭而奉主。軍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致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澗，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澨雒，其浸波澆，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澆，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

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沔，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養養，其川河澆，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淩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甸，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實，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攻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縛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

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讎，五曰國刑，上惠糾暴。以國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賞之國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命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像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位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置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蒞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踣。

儀禮士冠禮（儀禮以射禮喪祭禮爲最精，然不能鈔全經，姑鈔其篇幅短者）

士冠禮，簦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禪，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簦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於門中闔。西闔外，西面，簦人執筴，抽上纒，兼執之，進受

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簦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簦，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眠反之。簦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簦遠，日如初儀。徹簦席，宗人告事畢。（以上簦日）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以上戒賓）前期三日，簦賓，如求日之儀。（以上簦賓）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以上宿賓）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以上爲期）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緇裳純衣，緇帶，鞅，皮弁服，素積，緇帶，素禪，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弁，緇組，紱，項，青組，纓，屬于缺。纁纁，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爵弁，緇組，紱，纁纁，同。篋，櫛，實于篋。蒲篋，二在南，側尊一，瓶，醴在服北。有篋，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篋，執以待于西墻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以上陳器服）主人玄端，爵于，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袵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紵，在房中，南面。（以上卽位）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

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以
 上迎賓。）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筵者出房南面，贊
 者奠饗，筵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搯設
 纒。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
 賓筵前坐，正纒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
 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
 揖之，適房服玄端，爵禪，出房南面。（以上始加。）賓揖之，即筵坐
 櫛，設筴，賓盥正纒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
 （以上卅加。）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鞞，其他如加皮
 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以上三加。）筵於戶西南面，贊
 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回葉。賓揖，冠者就筵，筵南西面，賓
 受醴於戶東，加柶，而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醴，賓東面答拜，
 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鞞，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
 醴，建柶，與降筵坐。奠鞞，拜執鞞興，賓答拜。（以上醴冠者。）冠者
 奠鞞于薦中，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
 拜受，子拜送，母拜。（以上冠者見母。）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
 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以上字冠
 者。）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以上賓
 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
 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以上見兄弟，贊者，姑姊。）乃易服，服玄

冠玄端，爵禪，奠饗，見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上奠
 饗，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
 饗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以上醴賓。）若不醴，則醴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甌有禁，玄酒
 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
 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
 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
 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搯酒，其他皆如
 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嚼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
 于母。（以上不醴而醴。）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雞肺，實于鼎，設局
 鼎，始醢如初，再醴兩豆，葵菹，蠃醢，兩錢，栗脯，三醴，搯酒如再醴，加
 俎，嚼之，皆如初。嚼肺卒醢，取錢脯以降，如初。（以上殺牲醴。）若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
 冠主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
 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以上孤子冠。）若庶子，則冠于
 房外，南面，遂醢焉。（以上庶子冠。）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
 西階下。（以上母不在。）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
 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
 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
 命，某敢不從！」（以上戒賓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
 吾子將葢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以上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以上三加之辭。）禮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以上醴冠者之辭。）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醇，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醴曰：「旨酒令芳，饔飩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以上三醴之辭。）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其惟所當。」（以上字辭。）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杼之。緇絢纁純，純博寸，爵弁纁屨。緇絢纁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履纁屨。（以上三屨。）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擊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吾：「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

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請見。）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攝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復見。）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以上士見大夫。）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登拜。賓出，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屨，敢固辭。」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

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鷹執之，如士相見之禮。（以上大夫相見。）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盛，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登拜。（以上始見于君。）若他邦之

儀禮親禮

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以上他邦之人見君。）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以上燕見於君。）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以上言。）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以上視。）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以上請退。）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履。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以上君賜之食。）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以上長者請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以上對君自稱及執幣執玉。）

親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鑿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容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僕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以上郊勞。）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僕之束帛乘馬。（以上賜舍。）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帥父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以上戒日。）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以上受舍釋幣。）乘墨車，載龍旂，弧纒，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于戶闕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嵩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以上覲。）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則有。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輿幣，再拜稽首。擯之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以上享。）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

者謂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降出。」以上請事王勞之。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并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遂再拜，僎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僎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以上賜車服。饗禮乃歸，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上諸侯觀於天子。

禮記祭法：（小戴記，惟喪大記，投壺，二篇，首尾完備，餘皆疏略不詳，姑鈔其不甚摻雜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郊禘祖宗，四代不同。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以上天地百神，歷代不變。）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禩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土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以上廟祧壇墀，多少之數。）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上立社之名。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

星隅。曰鸛，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其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以上西宮。）北宮玄武，虛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四星，江星動入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以上北宮恆星至此止。）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麻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

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火有光。其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歲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竟，青甚章，其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賂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躡。熊赤色有光，其次有應見亢，敦群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昂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鶩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次有應見箕，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晉，昭昭白。其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闕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次有應在昂，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雖然黑色甚明。其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

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槍長四丈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樞長四丈未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以上木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賤賤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平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速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以上火星）歷斗之可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

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久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甯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晉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曠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與金合爲鏖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關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主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甯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以上土星。）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曰庚辛，主殺。殺失者謂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角晨出入箕，與角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鸞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

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窟，侯王不甯，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角有憂，有水事，青角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突。其下國有憂，帥有糧食，兵革遺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閱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修，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南方，正在西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

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雲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充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彗星，太白正營星，觀星，宵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以上金星）。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隣，大郢客，虜，奔過太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變，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圖憂，白，圖喪，赤，圖中不平，黑，圖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鬢，夷星也，（以上水星）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井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離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以上分野）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白殺將，負且戴有喜，圓在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

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以上日

暈。）月行中道，安甯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

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

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

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

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

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

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

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滅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

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辛華山以西，壬葵恆山以

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以上月行。）國皇星大而赤，狀類

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

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

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

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

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

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

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

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

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

之散氣，本曰火，星象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

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雷音在地而下及

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

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

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

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

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

青黑，象伏鼉，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

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

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

（以上吉星凶星。）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

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

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

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

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

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

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十里見，

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

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

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五，其半半天，其望者類闕旗，故鈞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圖。其直王朝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域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者，產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虬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城，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以上望雲氣）。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卜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爲昧，稷昧至舖爲黍，舖至下舖爲菽，下舖至日

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收。如食頃小收，熟五斗米頃大收。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下，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且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以上候歲）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抑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形，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痛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讖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箴，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

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徵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命主。自是之後，秦暴寡大并小，秦楚與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禳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秦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滲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職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旆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闔閭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李，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舊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貽藉不可勝數。自

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年，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蒞於河戍，兵征大宛，星蒞蒲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朝，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逆行，逆行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讓，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

景園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爲之園，園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園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園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命。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親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以上封禪希曠不舉）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禋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武丁懼，祖己曰：

「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尙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碑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河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

蠱齋，穆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時及祀陳寶）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懷氏封泰山，禪云；虞義封泰山，禪云；神農封泰山，禪云；炎帝封泰山，禪云；黃帝封泰山，禪亭，顯封泰山，禪云；帝嚳封泰山，禪云；堯封泰山，禪云；舜封泰山，禪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一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仲賂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鵙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以上管仲與齊桓公論封禪。）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相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治，維成王成王之曰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襄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襄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禪，襄弘以方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讎，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蚺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晉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驪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觀之祀，雅上帝所

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紉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開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秦多異徵，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國邱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日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

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以上燕齊海上多方士，始皇入海求神仙）。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秋，其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秦最速亡，見封禪不足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成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轂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泮，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岐山，吳岳，鴻臚山，濟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澗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豕，鴻臚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

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產長水澧澆，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澗，鳴澤蒲山岳嶺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澗祠，禮不必同。（以上秦祀名山大川）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癸癸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禮，濳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臺有三社主之祠，壽主祠，星而雍菅廟亦有杜。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禮，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駒，春夏用騂，秋冬用駟，駒四匹，木禺龍鑿車一駒，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挂幣各有數，皆生瘞，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蓄祥，輒祝祠移過於下。（以上秦諸神祠）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蠶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不成，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

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今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蠱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卻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以上漢高祖）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與

車各一乘，馮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視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文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敖好律，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能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厥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雩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居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雩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

大舖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者，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漢文帝景帝）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主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厥服色，事未就，會齊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主等姦利得，召按縮臧，縮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齊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當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曰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貧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以上武帝好神異之初）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窳，殺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

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臺。」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瓠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李少君）

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

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以上祠太一及諸神）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殺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矣。（以上文成將軍）

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以上文成將軍）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善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翬言，然常以夜，天子破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旌，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

知也。(以上四帝病復敘祠拜事)其後三年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齋整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醜邱如寬舒等議上望拜如上帝禮。天子遂至祭陽之邊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雖存其以三十里地封侯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以上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變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后死他嬖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王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變大因樂成后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信臣臣之帥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帥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

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矣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開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黃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等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竈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冢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帥曰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掩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以上五利將軍)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營土旁見地如鉤狀搭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曠嗚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廩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再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禱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簠鼎及鼐，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黻爲符，路弓乘矢集獲靈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廟，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迎汾陰寶鼎於宮廟。）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侯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且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寃加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且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且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

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北故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言黃帝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鬻脯之屬，殺一鰥牛，以爲豆俎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酒，其下四方地爲○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跪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一月以羊，歲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黃帝，朝而又朝，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

公詞官寬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以上郊雍拜太一，至隴西崆峒。）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帥，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緜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緜氏城，祝述，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以上雜敘太一旗幟、氏迹及音樂事。）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名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細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緜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山。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迹，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率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

如祭后上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兗州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泰、高、郵、臨、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以上北巡，勅兵朔方，還至甘泉，東禮中岳，又東巡海，上遂封泰山，禪梁父。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嬰曰：「德星昭衍，賦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以上再至海上，碣石，遼西九原，還至甘泉。次年，復郊雍。其春，公孫卿言見

神人，事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雩，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碣石。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以上再至東萊海上，臨塞決河。是時既滅，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行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氏，置脯事，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信用越巫，多作樓觀等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中至泰山，封焉。以上西北巡一次，東南巡至泰山，修封一次。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

奉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闕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以上拜祠明堂。）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戍，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戍，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戕復，必以火，用滕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柏梁戍後，作建章宮。）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雜湯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以上，牲牢不具。）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闕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以上屢次修封，以下總敘武帝祠祀。）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祠其後十二歲而還，偏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

其效可觀矣。

太史公曰：余祗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族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鉤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驪，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馬益增。

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六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異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徇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細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廩與服備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給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貧者除罪，懸舉陞，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總敘所以用興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內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募民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車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

漕甚遠。自山東成被其勞，費十數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羊與利之事二。）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興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饑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賞武功爵，官首者試被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以上賣爵與利之事三。）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衛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爲於功利矣。（以上嚴刑法，爲功利之由。）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

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百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萬。（以上伐胡耗財。）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圍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還擊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以上塞河穿漕，耗財。）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躬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以上養馬耗財。）其明年，山東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以上賑菑耗財。）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贖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寶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白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鑄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

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騂，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大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鹿皮幣白金三品，興利之事四。於是東郭咸陽孔倂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農鹽，孔倂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唐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鑄焉。大農士鹽鐵承孔倂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賣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倂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

人矣。（以上行鹽鐵興利之事五。）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畜貧，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英時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賈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和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以上算緡錢興利之事六。）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數歲乃罷。式歸復田收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小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羈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薄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以上貴卜式。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承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穀補官，興利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愷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官杜周等爲中丞，並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

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詭諛，敢容矣。以上刑法日峻而顏異誅。天子既下鑄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實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以上赤側錢及輸銅三官，興利之事八。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鑄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闢置左右輔。以上楊可告緡卽郡國治緡，興利之事九。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繒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菴，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繒乃足。以上官多奴婢衆耗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以上株送徒入財，與利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山東之災，耗財。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繒。用充切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繒，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天下耗財。其明年，南越反，西夷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以上擊南越西羌，築令居耗財。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皮田之中，中國繕道餽糧遠

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課息與利之事十一。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臣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營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上開置初郡耗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侖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印寶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平準、興利之事十二。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緝。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以上入粟補官贖罪，興利之事十二。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享弘羊，大乃雨。」是時弘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詈之言作結，若弘羊業已烹殺者，然此太史公之偏衷耳。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以上言安甯則尙禮義，多故則尙財利，自古已然。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勾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

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者，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糲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以上言戰國及秦專尙富強。處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以上借秦皇以刺漢武。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節鈔)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涉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詔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揚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不可殫，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陂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六百六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康五帝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虛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

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額川朱轡，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也。其界自宏農，故關曰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山，南有巴蜀，廣漢，據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鮮，柯，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釐處。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驪泉，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馬，得幸於周。孝王養馬，渭之問，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一子孫不肖，酒封爲附庸，邑之子秦。今譏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也。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朝陽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曰河爲京。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任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聞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拜六國，稱皇帝，負力，恃威，燔書院，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以上秦國始末。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函，國。昔后

穰封公劉虜幽大王徙文邽王作鄂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渭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巨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湖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幅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以上三輔宏農等郡之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巨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轆四越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巨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諠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諠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以上天水隴西六郡之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高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

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以上武威等四郡之俗）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果實之饒南賈滇焚僮西近邛在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隘景武問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以上巴蜀廣漢之俗）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以上武都犍為牂柯越嶲）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鶉鷄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灑疆剌汝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雋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牂庸衛國是也牂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牂庸之民于維也故牂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牂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摎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

洋。一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倖奪薄恩禮，好生分。（以上，河內之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媼。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以上河東之俗。）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風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以上魏與晉分合之略。）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緄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今河南）。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維（今河南）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憚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審修食貨，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信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

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

會之地。右雒左滂，食溱洧焉。士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

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

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

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以上，鄭國之俗。陳國，今淮陽之

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

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

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粉，宛邱之樹，子

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

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躡屬楚，於天文自若其

故。以上，陳國之俗。潁州，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散鄙

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

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

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言帝時鄭宏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穎

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違爭訟

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

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

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信矣。以上，潁

分野與韓同分。趙地，昂畢之分，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

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

黃，丘，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

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風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

鄲，至會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

邱，紆，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抗，慨，起，則，椎，刺，掘，冢，作，姦，巧

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

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

氣，勢，輕，為，姦。以上，趙中山之俗。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

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魏為難治

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苦，計，刺，史

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以上，太原，上黨之俗。鍾代，石北，迫近

胡寇，民俗，犷，伎，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

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

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

俗，於，天，文，別，屬，燕。以上，鍾代及定襄，雲中，五原之俗。

燕地，尾箕分，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

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

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

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頽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以上燕薊之俗。）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遼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以上上谷遼東之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入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醉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中，吏見民無閉戚，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以上樂浪元菟之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

也。齊地虛危之分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萊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

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阪未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帥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虞虢之問兮。」又曰：「矣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嶼少，五穀而人民寡，適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極修，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衿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疆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率婁之分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傾取慮皆魯分也。周與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

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泚洳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純，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泚洳之間斷，漸如也。」孔子闕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寧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寧，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限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鬻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蠶澤湯止于臺，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為齊齊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行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邱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邱。」今之濮陽是也。本顯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市，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濞，以疆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蠃蠶蛤，食物常足，故些蠃倫生，而亡積聚。飲食遺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郡也。吳地，斗分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

淮郡盡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靈父與梁補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隲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會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處。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宰嚭爲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以上吳始末。）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濃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尖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瑩瑩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

溼，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甌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禁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居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萬，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稽，臣服，平。後用，池，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致貢於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以上粵始末。）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麀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史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郡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浚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護，羅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璽，流，離，奇，石，異，物，寶，金，雜，繪，而，往，所

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震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審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大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翽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

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煬帝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衝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甯州道，岐州道，邠州道，西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女軍，醴泉道爲井鐵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甯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邠州道爲招搖軍，西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純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人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鑪鑿鑿確篋斧鉗鏡皆一，甲牀二，兼二隊具。

火鑽一，陶馬繩一，首髑足許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纓，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擯手，射步，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有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鞘，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竽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謀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遂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備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擗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勅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闋，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暮，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

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就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彍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驛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塼，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我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

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鱸，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曰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曰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句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曰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野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甯，保甯，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曰赤水，大斗，白亭，豆腐，墨離，建康，甯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曰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曰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曰保大，軍一，鷹窠，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曰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成，榆林，臨洮，莫門，神策，甯邊，威勝，金天，甯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甯，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

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隄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曰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曰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曰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曰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京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帥，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奴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

兵以誅宦官而勸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衛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若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葉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探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

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駁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驕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揮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必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左，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

容宜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退，又用愛將劉希遷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族富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遷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遷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門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塔端王傅吳仲儒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疆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

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惡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忽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救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勾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饗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勾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饑多不贍，而戊卒

屯防禦者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請辭請遣隸神策軍稟賜遂
願倍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
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
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
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
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
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
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
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
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
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
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
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
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
周謹乃引去。乾甯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
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
使王行實入追神策中尉駱全驍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驍景
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
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
與魏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
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

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
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不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
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
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
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
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
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
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
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
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尙
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
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
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
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
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
人番上如故事。及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
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摺判
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
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
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馬者
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

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騄，五曰馱隄，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澤、開、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聞，四曰北普聞，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綠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使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隴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得牧馬，先盡疆壯，不足則取其次，綠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

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驢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贖。毛仲旣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五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六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者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虜入馬取，繪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濞犯塞，詔禁大馬出潼關。

武關。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畷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廩，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廩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陽岐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執，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

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可裂。梁初，天下別爲才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曼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管懷孟蒲申安復唐鄧隨鄧金房均襄滑鄭汝許蔡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匡國)

有(忠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宣義)

有(義成)

有

有

有

有(初曰忠義後復
為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蜀)(武雄)

有(蜀)

有(懷德尊罷)

有

有(武勝)

有(宣武)

有(威勝)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罷軍)

有(復)

有(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護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初曰定昌
後曰建甯)

有(建雄)

有

有

有

磁

有(改曰惠州)

唐有(復曰磁州)

有

有

鎮

有(武順)

唐有(成德)

有(順德)

有

有

冀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有

有

有

有

定

有(義成)

唐有

有

有

有

滄

唐(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瀛

唐

有

有

有

有

漢

唐

有

有

有

有

雄

唐

有

有

有

有

霸

唐

有

有

有

有

幽

唐(盧龍)

有

有

有

有

涿

唐

有

有

有

有

檀

唐

有

有

有

有

蘄

唐

有

有

有

有

順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唐

唐

有

有

有

常 宣 歙 鄂 昇 池 饒 信 江 洪 撫 袁 吉 虔 筠 建 汀 劍 漳 泉 福

吳

吳(甯國)

吳

吳(武昌)

吳

吳

吳

吳

吳

吳(鎮南)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武威)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容

南漢(甯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 (劉龔置) 南漢 (劉龔置)

雄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滅

梁，復為宣武軍。晉大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為

洛京。晉為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為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

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為西京。晉廢為晉昌軍。漢改曰永興

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

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為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

曰建甯，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

蜀。至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

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

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

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甯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

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

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

立俱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唐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晉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蔚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

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蔚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甯國，鄂州曰武昌。

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

州，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

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甯遠，邕

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

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

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

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湯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

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湯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

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

而治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左渠甯州之末波烏嶺三鎮

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

屬德州廢弓高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

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棗州之渤海浦臺爲屬縣而治

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

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

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

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

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

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

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龜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 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 割廣州之清陽置治清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鄆州之

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

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

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

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京涼置渭州而縣廢。

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

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併城呂，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昔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隸，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邱，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汝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澗，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彩邱，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

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會 羣 越 州 趙 公 教 蓄 記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幾，爲書屬縣，蓄所被中就鄉民，能自食者有幾？富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不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美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以上豫事。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初，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家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四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以上給粟不能自食者。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以上平糶。又歲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儲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粟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以上以工代賑。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廩隨收瘞之。以上醫病，瘞死。法廩窮人盡三月當

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懃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疹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于身者，此不著。蓋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教蓄記云。

會 羣 序 越 州 鑑 湖 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東江，卽曹娥江也。西江爲西小江，當卽錢清江耳。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周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隄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漕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

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益漑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漑之。總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以上漑田之多）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淩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漑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以上斗門蓄泄之利）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潭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以上廢湖爲田）自此以來，人事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鑄，使皆納于州。水

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舊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澆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帥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取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澆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以上雜陳八種論說）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不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澆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

聽，又求休鱸湖爲田，頤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匪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首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左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邺，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以上習俗苟且，難於舉事。）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早，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親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早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親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湖不必濬前八說中所無，益隄壅水，卽刁約張

伯玉之言也。）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以上二說必不可用。）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往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多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以上兼收衆說，全在必行。）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于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紆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筭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以爲筭虞。外骨內骨，卻行

仄行連行，紆行以腹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脣，躍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虛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鳴。銳喙，決吻，數目，顛脰，小體，褻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馨宜。若是者，以爲馨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筭，凡攪網援籜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羸爾如委矣。苟羸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帥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續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

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者寧侯，毋或者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欲強食，詒女會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之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扇七個，闈門容小扇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二徹參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一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

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句字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深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鬻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周禮輪人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夫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暝爾而下迤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削爾而織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嶠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蚤，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稭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礙。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其舉，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榰其漆內而中拙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梢其轂。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軛。容轂必直，踵筭必正，施膠心厚，施筋必數。輻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幅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

能固。鑿深而幅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法其幅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濇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轂圍，揉幅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整而固，不得則有整，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輓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行，行山者欲行，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作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羈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蓋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倍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周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毀故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入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

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轡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弁，飾車欲侈。

周禮輪人

輪人爲同，輪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輪，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輪，深四尺，駑馬之輪，深三尺復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微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軾，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軾，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軾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車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地，不伏其軾，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軾直且無橈也。故登地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地也，不援其地，必縊其牛後。此無故，惟軾直且無橈也。是故輪欲頑典，輓深則折，淺則負。輓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輓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蹄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轉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輓猶能一取焉。良輓環，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脊，謂之國

輶。輶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禮弓人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柝爲上，櫨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勢自然之形勢也，謂本曲也，亦謂堅勁也。）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栗不弛。（蓄，斯也，析也，謂以鋸析之也，栗，裂之，假借字也。弛，謂弛，或失木之理也。）則弓不發。（發，謂弓後有傷動也，發，讀爲撥，戰國策弓撥矢鉤荀子亦有撥弓枉矣。）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糝而昔。（昔，與錯通，文理交錯也。）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蹙，近也，剗，與腦通，休，讀爲煦。）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白也者，勢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謂弓淵也。讀如秦帥入隈之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脛，脛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

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給而搏廉。（搏，圓也。廉，稜鄂分明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馴。（馴，疾也。）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敵之敵。（敵，謂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謂熟之又熟。）漆欲測，絲欲沈。（測，猶清也。沈，謂絲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奠，讀如定。）冰析滑，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洽。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驗則張不流，冰析濕則密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目，幹之節目，茶，讀爲舒徐也。）斷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斲，恆由此作。（斲，絕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液，漬水也。三漬，再漬，所以伸其材，達其性。）厚其罕則木堅，薄其罕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罕。（罕，謂弓中裨幹，雖用整木，仍以木片細刮之，需，謂不充滿。）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大脩，言極久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恆，讀爲極，極，竟也。）是謂逆橈。（角短則府必長，中央強直，而隈之曲處如折，故曰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引，引滿也，釋，放弦也，校，疾也。）恆角而達，辟如終緝。（達，謂角自拊直達於繭，是太長也。終緝，謂常有竹鞞縛之

者。非弓之利也。今夫妾解中有變焉。故校。○妾解謂隈與簫相
 接之處。弓幹之端。析爲兩歧。而以簫刺入幹。勢向內。簫勢向外。形
 利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于挺臂中有拊焉。故剽恆角而
 達引如終繩。非弓之利。橋幹欲執于火而無贏。橋角欲執于火而
 無譚。○贏過執也。譚炙爛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
 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
 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
 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長。其拊畏而薄其敵。○峻
 謂簫隈之中隆起。拊弦者。敵謂把處。拊謂把處之左右。將接角隈
 者。宛之無已。應下拊之弓。末應將興。○下拊謂拊不高而力弱
 也。興謂把處有搖撼之患。○爲拊而發。必動于網。弓而羽網。○網
 者。角與拊相接之處。羽讀爲扈。緩也。○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
 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弓與興爲韻。
 發與網爲韻。強與防定爲韻。○欲宛而無發。引之如環。釋之無
 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
 參均。量其力有三均。○量其力有三均。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
 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有讀爲。又謂其力又均也。均者三謂之九
 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伴。膠三鈔。漆三料。上工以有
 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
 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
 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

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
 而短。寬緩以茶。○茶。古文舒假借字。○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
 之安矢。骨直以立。然勢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
 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
 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
 體寡。來體多。謂之至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
 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滑。其次筋角皆有滑而深。其次有滑而疏。
 其次角無滑。合滑若背手文。角環滑。牛筋黃滑。癭筋斥蠅滑。和弔
 擊。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
 謂之深弓。

周禮矢人

矢人爲矢。鐵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
 分。二在前。三在後。弗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
 重。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
 前。則鐵更輕矣。○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
 奇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
 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
 圍寸。○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全全二寸。
 矢中有脊。微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鈇十之。重三坑。
 前弱則匕。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繰。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機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

相符，欲生而搏，同搏欲重。（生，謂無瑕蟲也，搏，圍也。）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力，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四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烟，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燥械，篤災必降。秦遂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阼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牲，牲牲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之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謨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院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虺，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願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謙，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濟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甍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邱邑猶存，五嶽奪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盒，風雨應卦，澤潤品物，（與漸同）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

鴻鳴，垂曜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秦氣推否，洪濂沈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于羣神。因濟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實惟我后。出自夏密清，殊伶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會祚，景風凱悌。想風及雨，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尙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賑。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中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闡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為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會孫，故字子卿，為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為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

彰白窟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上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漢碑多醜，應諫頌之文，此碑亦專爲虞氏而作。

王延壽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祠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務潔碑作，齊潔洪景伯以爲齊字當是字齋。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隸釋作遣承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祠，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災，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寫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祇愼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粢，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法法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地，匪恭匪力。災嘗以興，陰陽以志。陡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與駕，扶老攜集。慕君塵

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蹊徑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王粲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績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敍經志業，川建雍泮焉。立帥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著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藁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他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氏肩纓，鍾川逝泉涌，麴塵如也。競競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旣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不繇。歐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旣章，禮樂咸舉。濟濟指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造反陵邊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

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贖。遺謁者樊晨，史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丁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漑，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濬門，灑泥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一。贖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輝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截利通塞之官，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繯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是二府文武之上，感秦國思鄧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韓愈藍田縣承廳壁記

承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乃有分職，承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承，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視承曰：「當署。」承涉筆占位署，惟謹。自吏問不可，承曰：「得。」則退，不敢略省。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承，至以相訾承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著其有。泓涵演進，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承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際不得施用，又喟曰：「承哉！承哉！余不負承，而承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之。承廳故有記，壤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鎮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漲澗循除鳴，斯立痛掃灑，對樹二柘，白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愈鄆州溪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襲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聖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

職。以上鎮鄆大固。於是漸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以上三方繼變而鄆常安。然而皆曰鄆爲虞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漢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撻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黷心龍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雖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以上論前後之難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公右僕射，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曩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惟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以上作溪堂。徵詩歌。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俗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熱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寬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禱，節根之蠟。羊

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熙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蘆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享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饗賓贊，稽經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葦茨，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祿。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械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宗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十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翻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兩者，嘯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隄齧者，棘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

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一小十一頭，囊駝三頭，驢如囊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駟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登等篋篋鈎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明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戚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難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萬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極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尊，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祝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

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以上言南海神之尊，祀事之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獻，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錢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左承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為節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敘孔公親往將事。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耀。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旆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蛇虵，來享飲。食闔廟旋旋，祥飈送颿，旗纛旋旋，飛揚騰騰。鑿鼓嘲轟，高管噉謔。武夫奮權，工帥唱和，穹編長魚，躍踵後先。乾端坤倪，軒蓋呈露，祀

之之發，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庵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誓艾歌詠。（以上祀神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喪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擔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匄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以上附，敍孔公諸善政。）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亨錫，右我家邦。惟惟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闐，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惟汴州，水自中注，厥初距

河爲城，其不合者，誣實懸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滯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甯，詭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嘯嘩，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車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開渠渠，因而節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云云，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當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

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肆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嘆，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生帥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隆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帥之尊。翠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衢州有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誕，文亦以恢詭出之。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值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未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鑿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載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

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以上以秦配徐，彰偃王之有後。）衢州故舊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以上述衢州所以有偃王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狹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及梁桷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落拔級夷，庭木禿歎。祈祀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推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以上敘達夫修廟。）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饒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頭，徐由遜，絲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自初增命，其實幾姓，歷短署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惠廟

民不主於神。惟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嘆維維，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垠。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自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鳴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謫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以上生能澤其氣。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漫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以上死能食其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祥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鷺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流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目今兮欽於世世。

韓愈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宗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湘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製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雅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其著先人名迹，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勛躬養後，委社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以上敘立碑之由。其語曰：周初，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縣。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退黃，唱業於前，至司

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業墓，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

令諱暉，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也，宜達而空，歸成後人，數當于公。（以上歷敘先世。）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

夫食，爰祭在于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做，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滑、蜀、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以上袁公滋歷官功績。）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鋼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楮。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

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執即宜，以諫以龜，以平其蠹，屏牆持持，孝孫來享，來升廟庭，步堂進室，親登後籬，肩膺胎幣，其尊元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武，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禘。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愈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虛從史始，章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設兇騙，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月中，中四人承瑞，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脣，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提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帥千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一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并于廟。（以上敘立廟之由。）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琬，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以上敘烏氏先世及近四代。）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

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辟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開，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于其地。（以上專敍贈尚書烏承玘）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壘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爾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虛，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滕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側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韓公貶陽山，由湖南郴州以往，未過南昌，故曰便道取疾，貶潮州亦然。）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

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門陰閉。今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

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實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護，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曠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翰，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蒼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鉤鐔潭記

鉤鐔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山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頭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洑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肖者，且十畝，平樹環焉。肖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卷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深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宗元鉤鐔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鉤鐔潭西二十步，當湍而洩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側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葺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潑潑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以貴游則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竊忽，似與游者相。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莫若鉅澗。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華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晉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澗合。其中重州小溪，澄潭淺渚，閒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蕨，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柎，石楠檉樟，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紜綠，蕤蕤香氣，衝濤旋瀾，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肖石泓，葛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澗，澗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鱖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

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巖，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釀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澗，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宗元石澗記

石澗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搗跌而往，折竹埽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澗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出百家澗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石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

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更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馳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剗，鑿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壑闊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爲朝室。又北闕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隴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馮陽室以違淒風，馮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北有雙山，夾道巖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奇石可硯。絕南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鵞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

不流。南有山正屏而崇，類方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屏有室，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成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櫛，多簞，之竹，多粟，吾其鳥多稀，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秣，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澗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儻。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屋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組魚豆蔬，修形糈，稌陰酒。一方望溪云，形當作刑，鋼羹也。見周官內外饗職。處則應，在立魚，其間多美南，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宗元零陵三序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陵，泉出石中，沮洳汚塗，食羣畜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

問荆楚間，潭部與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直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首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吏之席，耳不聞擊鼓之召，雞豚糗糒，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擬。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犗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聚峯。瓊籟簫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間，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填，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應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於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昌黎誌東野則做東野，樂宗帥則做宗帥，其作羅池碑，似亦做此等文為之。然如裨謀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為也。）

柳宗元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雖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當飲者與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欲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怍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閩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金竹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糾迷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迷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宗元序築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游，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某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為，則若行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做此，遂以遠焉。然則若

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於之貴賤。茲其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比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恭者，故錄。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靡靡，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無異乎？若夫霪雨靡靡，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援號，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歐陽修襄州穀城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之士見之帥，以菜爲祭。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帥。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存，然亦無樂，又不編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平。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一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帥，若唐虞之邇，伯夷、剛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後，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帥，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帥。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福，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苟柳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雖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帥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爲其牲酒。

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穆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寫俎豆籩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一投漢水之淵。是

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善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之君以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欲澗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固帥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自圍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磨礱，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隸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隸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援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舞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會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祭，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投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

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使動於視聽四支者，必宜其洽於內，其謹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大疑固然四字，似當作固然無疑。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勸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樓士之舍，皆足。積器之

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徒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見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感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焉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也。之十二月某日也。

會鞏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帥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分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

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措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以上漢之學者。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守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樸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以上今之學者。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開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願所以導之如何爾。以上言漢宋雖異，貴有化導之方。鈞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鈞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

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劉君補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庫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鈞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以上鈞州立學請記）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會葦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凱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以上言黨綱諸公之賢）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

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以上言孺子與黨綱諸公事異而志同）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孔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孺子之退惟其時）孺子姓徐，名碑，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舊，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以上敘修葺祠堂）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山處之意爲記焉。

會葦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鄒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瑕伐羅，及隱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

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隨百里，立堵壘，是水爲渠，以灌隨。隨，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隨，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隄曰故城，隄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隄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以上長渠之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隄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出渠下者，理渠之壞墓，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壩，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東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以上孫永治長渠。）蓋隄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西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作及）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以上孫永修復古迹，亦因山川高下之勢。）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環、唐公，公聽之不

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場者，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以上作記之由。）

會業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夫則徹之。旣賢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謂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灤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

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兩，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適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澗，又西北匯於柏崖之澗，而至于媯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鈞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粟穰于黑水之澗者，而見之于此。蓋泉出媯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鈞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其辨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

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會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角鼓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

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人以縣附庸，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辦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益庠，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峴興，複宇相瞰，壯不及譬，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卿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餼，訊囚之事，

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聞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以上古立學之本意。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以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以上學廢乃立孔子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昨慶歷某年也。後林君駁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

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以上林駁因廟立學。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善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之今而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以上衆美悉備，求爲可繼。

王安石之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以埴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壽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贖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

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關於其居之東偏，撥取而藏之，益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億已上得其官，自郭勗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礮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噫，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耶？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之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善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意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怪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之人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執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

長樂王深父子弟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謝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固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誰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謀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

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陣，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警警，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詳。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芘芘，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廷。公像在中，朝服冠繩。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卞卞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

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死，固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黃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也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跡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宜。勸獎忠臣，慰各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日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承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驚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巒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二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巖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章麗者也。歸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有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呼！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

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藥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帥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灘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菘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石鐘山記（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為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守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王慶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蘇氏所實，皆非事實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聲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變

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匏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空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遠，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美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歇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轍武昌九典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跋陘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

登，蔽松，灑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下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謂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出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晚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裹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巖然獨往，遺汲泉石之上，攝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是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暨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歸有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

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莫不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衆父異爨，庭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雜，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閭，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豈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下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壽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埽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今不修。其後二年，余久

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姚鼐儀與堂說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

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衰，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

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

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

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

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崑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

綜貫繩合，負闔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

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

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

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雖駁鄭義，欲爭其名，僞作

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

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漸明

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塹約

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塹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

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塹約之志，可謂

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

以塹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

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塹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塹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